

有秦駐藏日記

第十四冊

鄭先生
著

PDF

有泰駐藏日記卷十四

吳豐培 整理

光緒三十三年歲次丁未五月初一日 第二十八站 寅正三發洛隆宗

均走溝路有平路有亂石路偏沙路極多路間過鶴孫在路左

下坡歇息詢之有石洞

見有前駐藏大臣保泰鐫崖詩鈔之係山水邊路極

難走處

面山臨河因題壁某年月某到此想邊外僅見行四十里

峽龍溝尖站尖後即乘馬上畢奔山先順水山崖石路此為新

開者來時舊路肩輿由此而行比新路近數里復行山半容一

馬一人而已二十里

不過十五里

山頂松樹下等輿到乘之而行路

雖下仍是山腰其窄非常且多亂石攔路待下山時其陡更難

言喻二十里

有廿五里說有廿里

嘉玉橋宿站

相傳嘉玉橋臭蟲甚多鶴孫忘却待

睡醒覺滿身起泡後變紅點以為誤食何物疊鋪蓋方知竟有十數枚既作癢且疼雖背兜亦有聞

居民每夏日躲於橋上刻下橋上皆有真無處可躲也一笑下水係濁流

塘書云冬十月則

變清春夏秋濁

出山上游與入山下游中低西邊高似下游可高至

丈餘倒流由西往東沿波密波密外即野人西江達東洛隆宗

皆聯境甚奇問塘書番名甲馬溫確無漢名沿路野花盛開有

野丁香味亦相同花葉俱小又有粉紅白色者似丁香花五出

有木木葉如藿香均不知名藥味沿山甚重其濃香恐瘴氣不

可聞鶴孫過談聯大人奉部文派王永福為押解官有扎山格

同住

(晴風)

初二日 第二十九站 寅正發嘉玉橋。橋修甚堅固。向有番官在此抽攢。招經費。每朝佛人出入哈達一根。藏錢一文。可成巨款。橋上有木房。晚即鎖上。除公文來往可開。防偷漏也。過橋後順河行。北岸小野花甚多。遂上山頗費力。牛拉牽。在右山泉一道極旺。平地亦有出泉處。上麻密山如一大石屏。盤旋鑿道而行。甚險阻。極高。過山順窄道活沙路而下。亦險。行四十里麻密寨早尖。在帳房過鶴孫等分馬略談伊先走。此處紅沙山最多。尖後遂上馬達山。雖陡險。比早差強。活沙路如故。此山松柏樹極多。有大者。行四十里過瓦合寨。即來時住處。鶴孫諸人住此。瓦合塘房無多。順河而行。復翻疙瘡山。松柏亦有。行二十里瓦合塘宿站。即在翊化將軍廟。本

朝衣冠匾對甚多。

先行禮在東房住。山格亦在此。鶴孫有木刻記一

橫額已懸挂。民戶繞有十七人。

（晴甚熱。晚小雨。略爽）

初三日 第三十站 寅初二即發。瓦合塘。天微明行二刻。天大明翻瓦合山。無雪無風。神佛庇佑。過山數架。統名瓦合。無別名。路左山上有石如帳房。三角形中空。甚奇。似此者不少。亦有圓扁形亦中空。皆可作石室用。惜近處數十里無人烟。四山望之。均有積雪。大道則無。惟過一小河。冰尚厚。有雪可踏而過。行六十里牛糞溝。早尖。尖後即上山。沿路五色子孫石。黑色白粗細紋石。如大理成花者甚多。均可作盆玩。且有石作硃沙色者。惜無人能載之者。下山復上山。名錫瑪拉。紅石多。四山五色斑斕。然多不

生草木。下此山甚陡，多活沙，頗險。一日之間，活沙偏坡，路極長。人有戒心，入山溝有積冰雪處，行四十里，思達塘茶尖，兵與燒水者賞之。出山溝行大平壩，兩邊山均有松柏，山茶花甚多，夾於其內，溝中亦然。臨河沙偏坡，路直至思達寨宿站，到蠻房看山格，類巫齊喇嘛，送如來二尊，財神一尊，賞之餘皮張退還。遊擊送羊退還，收麪，賞其兵丁，外委送青菜收之。舊日之戈什哈胡永吉、番漢俱見。（晴微風，午後熱。）

初四日起甚晚，連日程途不近，上下人口皆乏，休息一日，算至察木多在端節後二日，免許多酬應，主客皆便。午後鶴孫過談，在瓦合山澗水內撿得石子數枚，大有趣，余留其二枚，落日前帶

徐聯升回德赴右邊坡下河旁亦撿石十數枚晚飯後發賞類
巫齊頭人戴頂不知為貴賤且穿黃褂可笑今日始換小袷袷棉
套褲昨日過瓦合山尚重裘不暖明日宿站方換大棉袄
(晴)

初五日第三十一站卯刻發思達寨下坡過橋走山邊路旋上山走山
腰路亂石甚多松柏野花各樹皆礙路有白花五瓣似梅有綠
葉少差草本黃花似草決明下山平壩耕種山田者甚多山作
紅色行三十里娑羅壩子蠻房內早火換夫馬頗為馴順俟換
齊即行路左半山有喇嘛寺房不少乃類巫齊所修又行平壩
過一大木橋順山左而行名染薩巴乃新橋二字橋於去路有
門修甚堅固沿路田地甚多蠻莊有挨大路有不挨大路者亦

不少行廿里弱。納貢公館宿站。差弁家人與夫來叩節喜。晚飯後
鶴孫申五來拜節。聲明不能前往祈恕之頭作痛。係受熱所致。服萬應錠。
(甚熱晴)

初六日第三十二站寅刻發納貢。先行平壩望郭角山石作淡灰色。加

以淡黃土色。凡山絡處均長松樹直且高。真一幅著色極好山
景。遂上之路多亂石。坡亦直。牛拉緯費力。下山偏窄路多。覺陡

險。三十五里。

或云四十

各央。又名烟東却茶尖。自下帳房。因與夫向係自

備粥餅食之。不得不暫停。對面松山有雀聲甚大。細看松根下
有數隻鷓鴣。大毛如鷓鴣。名松鷄可食。內地未見也。復行偏窄

路十五里。

或云廿

郭角塘尖站。在屋內記來時即尖。此喝奶子。尖

後路有寬者。有近田處。麥苗北上路略長。山花亦遍開。是以天

熟。又行廿里浪蕩溝宿站。一日之中過木橋多座尚結實。公館乃新蓋。

仍舊地舊樣。窗可支。放牀有隔扇。自由藏啟程。此為第一處。山格同住。因李幼文糧務方懇送席一桌。約鶴孫申五同享。申五先走。鶴孫又談。
(晴午後風)

初七日第三十三站寅刻發浪蕩溝。或順山邊河邊田邊大半窄路而行。且有澆麥水溝溢出山水多處。天旱之過也。翻小石山數道。頗難行。四十里卧洛橋早失。橋甚堅固。似嘉玉橋略小。下乃濁水。大半邊外清水平。濁水狂。自下帳房。一夥番男女看吃飯。殊可笑。山格亦在此。衆皆看之。失後仍行窄路。亦有平壩。順河有紅石小山。名通嘴頂。甚不好走。路左石上爬一喇嘛。詢之乃阿

角娃乍了人。因朝佛而回。竟故於此。記來時走瓦合路死一阿
尼子。因風咽此。於察木多路死一喇嘛。番人之信佛。真性命不
顧也。又十里小思達副倉儲已下帳房跪迎。下轎茶尖。與來時
備辦一樣。略坐。帳房甚熱。遂又行。廿里察木多宿站。仍在公館。糧
員李方怒遊擊陳大順皆有差而去。千把來見。山上送禮物馬料乾
牛羊肉收之。俟重賞之。糧員送菜却之。均自備。山格同住。公館
應對聯一其文。喜鶯舌嫩隨他罵。愛柳腰柔聽爾狂。話似鄭板橋。字則非也。

(晴)

覺熱)

初八日早起覺涼。已刻即熱。山格頭上皆見汗。換袷衣者多。午後
鶴孫申五來略談。我得薄棉夾單衣。俟啟程。只有早走。過午恐

無益。晚飯後在院坐。見月被雲朦。或可雨。屋內熱氣似北方。(晴)
初九日。早鶴孫過談。將回差與夫等。各賞銀二兩。家人老黃添財
等亦二兩。午初二刻餘。敬赴文昌宮。因來時夢先兄在帝君旁
行裝未冠。示以如意一柄。到藏均為平安。洋人竟未毀廟宇人
戶。是以敬懸匾一方。文曰帝恩顯示。匾甚大。木匠等賞之。山格
亦於午刻。離胎頭。離後方知頂後項上有紅記兩塊。先為髮蓋
看不出。並其十指甚長。未刻後細雨一陣。熱稍減。出西門至蠻
樓找鶴孫一談。所居可看山。兼看雲南河。比公館強多。(半
陰細雨)

初十日。午後鶴孫來。適假寐而去。連日甚燥。晚飯後至觀音閣瞻

仰見有三處燈桿土城內外豎之為倉儲已所立不可解。回時下雨。
(陰雨)

十一日昨夜微雨。將明大雨。午後鶴孫來談。拉來青馬一匹甚好。勸其留用。不過卅九金。晚飯後出門一踏。回時大雨。(微晴陰雨)

十二日早起天較熱。午後我鶴孫小樓一談。交給致聯大人信一封。寫初十日。建侯都護仁仲大人閣下。四月廿七日行抵碩板多。敬奉手書。謹悉一是。近維道履納祐。并承吉語頻加。感慰之餘。以欣以謝。大著柳園記。回環誦之再四。此近今作手蓋不多睹矣。古謂大家之文。多以理勝。以氣勝。又謂一文之中。必有數語鎮得紙住。古作者姑勿具論。如國朝方望溪姚姬傳諸先生

之桐城派、大雲山房等集之陽湖派、皆清真雅正、不失為作家。細玩之、不外理與氣、即辭之健而已。極平乃極奇、近今之文、骨格已差、以至炫奇新字、并面目皆失。金匱華若溪罵之為上海派、可為痛心。曾記尊集以新字戲成七律、始覺魏攸輕薄、未免恨之太過。繼思愛才如命者、未有不嫉惡如仇。詩文之道、非二也。要之柳園一題、平淡極矣。若不闢空提起、殊泛泛。若務求奇偉、恐奇偉未來、怪誕先到。終落小家子氣而後已。今先敘明應振起之原委、繼以天下之物、莫不有主一節為題、正面用古而不泥古。此即鎮得紙住。復平敘後、忽有園之興廢、其事小、數語以柳園二字作收煞。如蜻蜓點水、氣整理足、醒清非常、句法均

極精練無可再易。且敝兄弟竟作吾弟之文料矣。呵呵。述前人者。正所以儆後人。古文中原有此例。然私心自幸。可附驥以傳矣。拜謝。拜謝。仰承下問。兄何敢少存客氣。且慙如汲黯。不事貢獻。現將原底寶存行篋。君請勿疑。俟有搨本。務祈飭寄數份。以先睹之為快也。現於五月初七日已到。察木多。均託福庇。一路粗平。來時一味奔馳。終日空著。急聽謠言。竟不記路之所以。今則事退心閑。覺松柏載途。花木滿道。未嘗不可娛人。且此次歸路。比進路大相逕庭。番民極力要好。曾談有活動橋二。今過之。如履平途。均以新木加之。綁之。實以沙土。窄路新斫松枝幫之。甚有半山新鑿石塊以開路。不但可取。甚為可感。因倍賞之。然

有人力所不能施。雖將五丁邀來。亦必望而生畏。且風雪不常。又非人力所能料。歸時下坡路長。更為危險。猛睹之。殊令人心悸。較比蜀道難。真成蜀道易矣。從此東去。則數座有名大山已過。將入坦途。或可心境少寬耶。想榮升內地。又不得不為之先計。總以不涉此險為妙。近日貴體如何。實深惦念。公餘之暇。若與同仁相聚於柳園。似亦衛生之一法。聞曾文正公在戎馬倥傯之際。每晚必聚幕中諸友。大為談笑。因可心思活潑。方足以應庶物。則又不僅為養生計也。手復。即請勦安。諸希盡照。不備。鄉愚兄有秦頓首。姬人率山免隨叩。五月十日。再聞。藏中又設一施醫館。實為欣羨。想必中外法則俱備。路中有兩事令人凜

凜一為瘴氣。碩板多以上。時聞藥味。不足為奇。有時如蘭花。茉莉香甚濃。其為瘴氣無疑。一為雪照眼。經魯工拉山大雪。忽出日。同行者竟有登時不見物。亦有隔一二日不見物。鑿家以燒酒噴之。究以為太猛。亦救。後之行路者。一苦境也。曷攷之。配以丹散。以濟行人。特此奉聞。又拜。給少韓浙生同信一封。寫初九日。少韓浙生仁弟大人左右。四月二十七日。行抵碩板多。得奉手函。近悉公私順遂。地方照常為慰。並承藻飾逾格。使我感而忘慙。遙謝。遙謝。兄就道以來。方晤前次入藏。一味奔馳於沿途。安危付之茫然。此次事退心閑。覺道路橋樑。雖番民極其要好。終有人力所難施。然經喬松野卉處。自有佳境。亦能頓忘其苦。現

於五月初七日行至察木多。計算玉門。竟爾過半。擬小住數日。將衿單衣找出。便可成行。天時康與衛大相懸殊。且值亢旱。午後則熱氣較重。只有早行為得也。竊聞兩弟相得甚歡。且互為交勉。所謂識性者可同居。邪正不容少假借。能不為之深佩。并默祝始終乎。建帥來函。以公務餘閑與同人聚於柳園。頗為適意。此老作用正自不凡。若鄙人處此時。又當急氣攻心矣。材與不材。難可相提並論。想燈謎應作如此猜。兩弟必為之粲然。鶴孫沿途精神愈旺。飯量愈加。在藏五年未見其如此。心境使然。不在甘苦也。手復。即頌升安。諸維雅照。不盡。愚兄。頓首。姪人率山兒隨叩。五月初九日。簽寫少韓一人。給浙生慎安復帖一